

我的祈禱，我的反省：

「主，我求祢，」

也許是年紀的關係，人真的會變。小時候，家裏養狗，記憶中祇剩下跟狗狗玩耍，還有走路上學時，狗狗咬著鞋後跟不放人的印象。誰該餵狗？誰該溜狗？狗狗後來的何去何從？完全沒有絲毫記憶。

長大以後雖然也養過好幾隻不同的狗狗，畢竟狗還是狗，總是把牠們養在院子裏，不曾讓牠們進屋過。直到十多年前，受到鄰居熱愛動物的影響，我們家狗狗才有機會脫胎換骨，正式登堂入室。

狗狗其實蠻聰明的。沒怎麼教牠，牠就知道不可以在家裏大小便；有什麼需要，還會到你跟前來，嗚嗚兩聲作為牠的表達；後來孩子們都離開家，家裏剩下的除了老伴，就數我們家的老狗了，無形中，牠總在我膝邊圍繞，我們倆感情似乎愈變愈好，於是祇要有空，多半是我早晚帶著牠到住家附近的公園溜達。有牠作伴，不會讓我覺得孤獨，更何況這正好給了我誦唸玫瑰經和祈禱默想的絕佳時段呢！

或許是溫室效應，今年又是一個暖冬，盼呀盼，總算盼到一股寒流，這兩天溫度降到攝氏零度以下，再加上湊熱鬧的冰雨，所有的屋頂、樹枝，還有草叢、灌木，都裹上一層厚厚的冰花，遠遠望去，真箇是晶瑩剔透，偶而閃爍回映著天光和燈火，再搭配著寒風蕭瑟的顫動，這種初冬的景象，煞是好看。

但是狗狗可不管是不是天寒地凍的，平日養就的習慣，絕對一絲不苟地遵行。祇要時間到了，準在你面前嗚嗚汪汪，要你帶牠出去走路。今天當然也不例外，看到牠準時地搖著尾巴跑過來，我穿上厚重的大衣，戴上遮風的帽子，很快地被牠拖牽著，迎著撲鼻的寒風，走出了門。我在想，狗對習慣的執著要比人強得多了，真的，試看我們每年訂定的新年新希望，多少人過完年就忘了自己的決定呢？要能養成堅持的好習慣，並且能夠貫徹自己的決心，的確需要有堅強的意志和天主的恩寵與祝福。我想外在的決志，譬如戒煙、減肥或運動等等，雖然很難，可能比較容易提醒自己，若是心靈上的決志，像是不妄語、不憤怒、不嫉妒或不迷色等，就需要有更多的祈禱來提醒自己了。

主，求祢賜我們恩寵，讓我們能夠培養出靈魂上的好德性，取代根深蒂固的舊惡習，使我們的靈魂在日常生活上日益增長。

「放光！看得見誘惑裏黑暗的深澗，」

放光！放出聖神的光照，因為天主說「有光！」就有了光。天主見光好，就將光與黑暗分開。有了聖神的光照，就能夠洞悉、辨識躲在黑暗中的誘惑，更能夠穿透誘惑中的陰暗，使我們能明智地免於誘惑，個個都在光中行走。

若望宗徒說：「天主是光，在他內沒有一點黑暗。如果我們說我們與他相通，但仍在黑暗中行走，我們就是說謊，不履行真理。但如果我們在光中行走，如同他在光中一樣，我們就彼此相通，他聖子耶穌的血就會洗淨我們的各種罪過。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，就是

欺騙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們內。但若我們明認我們的罪過，天主既是忠信正義的，必赦免我們的罪過，並洗淨我們的各種不義。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犯過罪，我們就是拿他當說謊者，他的話就不在我們內。」

一點都不錯，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一九七八年秋天做的夢，夢到耶穌穿著白袍，束著白色的腰帶，對我說著這輩子聽過的最標準悅耳的國語，也記得自己在夢裏因著祂的光照，看到自己身上各種不同罪惡所造成的黑暗，更聽到自己像伯多祿一般對祂說：「主，我不配，我滿身罪惡，請祢不要靠近我！」——即使那時候，我還不知道伯多祿曾經說過類似的話語，也不知道伯多祿說這話時，有沒有痛哭流涕，但我可知道自己真是嚎啕大哭，淚水還把枕頭濕了一大片。幾十年了，我深深知道自己在信仰的路上屢敗屢戰，更深深知道耶穌基督和聖母媽媽從來沒有離開過我，有的祇是，自己有時候會任性或淘氣地跑開。

「讓他起碼能夠感受到，為我們大家所準備的——祢的醇厚。」

天主的愛、感受、醇厚，全是為我們所準備的。前不久知道，在靈修生活上感受天主的愛，粗分為光明與黑夜不同的類別，也就是 Kataphatic 和 Apophatic。這兩個詞彙源自於十七世紀英國的神秘經驗詩句，但這兩種類別的靈修在六世紀時就有記載了。Kataphatic 代表了啟示、顯現和光照，天主的光榮是豐厚的、多采多姿的、也是傳統的外顯靈修經驗——聖體朝拜、守聖時、誦唸玫瑰經、音樂誦禱等多屬於這一類；Apophatic 代表了隱藏、掩蓋，描述了天主的光榮是無上的、隱蔽的、不可言喻的；屬於傳統的內斂靈修經驗——不知之雲、暗室中的祈禱、心靈的默觀等，多屬於這一類。

出谷紀（基督教稱出埃及記）當中第二十章，敘述西乃山上雷電交作，濃雲密布，角聲齊鳴，所有營中的百姓都戰戰兢兢、遠遠地站在山下，梅瑟卻走近天主所在的濃雲中，然後整座山猛烈震動，角聲越響越高；上主在火中降到山上的這段話，正可以引申在我們靈修生活中，有如梅瑟一般走向隱密的天主那種 Apophatic 的經驗。同樣在出谷紀當中第二十四章敘述梅瑟、亞郎、納達布、阿彼胡和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上了山，看見了以色列的天主，也看見在他腳下好像有一塊藍玉作的薄板，光亮似藍天。他們雖看見了天主，天主卻沒有下手傷害以色列的首領們，他們還能吃、能喝的這段話，引申了靈修生活中天主顯現了祂的光榮與豐厚。我們都像那七十長老一般，接受了 Kataphatic 那種看見天主的經驗。

所以無論是外顯或內斂的靈修生活，天主就是天主，天主的愛是醇厚的，是為我們準備的；為那些心靈孤獨的人，祈求祢讓他感受到祢的愛，那怕是最起碼的。

「賞給他 祢的聖神， 使他看得清！祢要他、愛他，藉著他的生命 證明祢對他的愛和憐憫……。」

「鰥、寡、孤、獨、廢疾者皆有所養。」是禮運大同篇的精髓，少無父母者曰孤，老無子女者曰獨。孤獨者的生命，如何能夠向大家證明天主對他們的愛心和同情呢？德蕾莎姆姆說：「我們從看見聖體中的耶穌，開始了今天；一天中，我們不斷地在衣不蔽體的窮人身上看見耶穌。跟隨耶穌、偕同耶穌，在基督內，經由我們的工作，完成我們的祈禱。窮人

就是我們的祈禱，他們身上懷著隱藏的天主。祈禱是為一切事祈求，為我們的工作祈求。我們在饑餓、口渴的人身上遇見了耶穌，在窮人當中，也許是你，也許是我，也許是任何善心的人，來到這裏顯示了祂的愛。因為我們不能看見無形的天主，無法親自對祂表達我們的愛，但是我們卻能看見我們的鄰人，如果耶穌是可見的，我們可以用為愛耶穌而去做的心，去為那些鄰人們服務。」的確，德蕾莎姆姆領導照顧在窮人中當窮人，他們的生命絕對能夠向大家證明，祢對他們的愛心和同情。

「主，對未來的希望，——賞給他。讓他活下去！阿們。」

我帶著狗狗，順著公園的環湖小徑慢慢地走著，水面上漂浮划動著一群群在地棲息的野鴨，也許是待在湖裏比較暖和吧，看牠們三五成群不斷地來回游動著，此起彼落的嘎嘎聲，在空曠無人的寒冬裏，顯得格外熱鬧。祢知道，主，即使現在祇有我一個人走在公園裏，我一點也不覺得孤獨，因為有祢，有狗狗，有野鴨，有風，有路燈，有星星，有搖曳的樹叢，也有不時眨眼的冰花，寒冬薄暮的公園裏，到處充滿著繁華多樣盎然的生命。但願世上的孤獨者能夠體會品嚐到祢的愛，就像我現在一樣，他們也將看到生命的希望，不再感到孤獨，並且把握當下，因著祢的陪伴，好好生活下去。阿們。

後記

狗狗走了，今夜孤燈獨坐，耶穌、瑪利亞陪我，讓我不孤獨。

（德州 達拉斯）